

像繡

三

國

演

義



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

却說徐庶趨程赴許昌。曹操知徐庶已到，遂命荀彧、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。庶入相府拜見曹操。操曰：『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？』庶曰：『某幼逃難，流落江湖，偶至新野，遂與玄德交厚。老母在此，幸蒙慈念，不勝愧感。』操曰：『公今至此，正可晨昏侍奉令堂，吾亦得聽清誨矣。』庶拜謝而出。急往見其母，泣拜于堂下。母大驚曰：『汝何故至此？』庶曰：『近于新野事劉豫州，因得母書，故星夜至此。』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罵曰：『辱子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爲汝學業有進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汝既讀書，須知忠孝不能兩全。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？劉玄德仁義布于四海，況又漢室之胄，汝既事之，得其主矣。今憑一紙偽書，更不詳察，遂弃明投暗，自取惡名，真愚夫也！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汝玷辱祖宗，空生于天地間耳！』罵得徐庶拜伏于地，不敢仰視。母自轉入屏風后去了。少頃，家人出報曰：『老夫人自縊于梁間。』徐庶慌入救時，母氣已絕，后人有《徐母贊》曰：

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；守節無虧，于家有補；教子多方，處身自苦；氣若丘山，義出肺腑；贊美『豫州』，毀觸魏武；不畏鼎鑊，不懼刀斧；唯恐后嗣，玷辱先祖。伏劍同流，

斷機堪伍；生得其名，死得其所：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！

徐庶見母已死，哭絕于地，良久方蘇。曹操使人賫禮吊問，又親往祭奠。徐庶葬母柩于許昌之南原，居喪守墓。凡曹操所賜，庶俱不受。

時操欲商議南征。荀彧諫曰：『天寒未可用兵；姑待春暖，方可長驅大進。』操從之，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，名玄武池，于內教練水軍，準備南征。

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，欲往隆中謁諸葛亮，忽人報：『門外有一先生，峨冠博帶，道貌非常，特來相探。』玄德曰：『此莫非即孔明否？』遂整衣出迎。視之，乃司馬徽也。玄德大喜，請入后堂高坐，拜問曰：『備自別仙顏，因軍務倥傯，有失拜訪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』徽曰：『聞徐元直在此，特來一會。』玄德曰：『近因曹操囚其母，徐母遣人馳書，喚回許昌去矣。』徽曰：『此中曹操之計矣！吾素聞徐母最賢，雖爲操所囚，必不肯馳書召其子；此書必詐也。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；今若去，母必死矣！』玄德驚問其故，徽曰：『徐母高義，必羞見其子也。』玄德曰：『元直臨行，薦南陽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』徽笑曰：『元直欲去，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？』玄德曰：『先生何出此言？』徽曰：『孔明與博陵崔州平、潁川石廣元、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。此四人務于精純，惟孔明獨觀其大略。嘗抱膝長吟，而指四人曰：「公等仕進可至刺史、郡守。」衆問孔明之志若

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每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』玄德曰：『何潁川之多賢乎！』徽曰：『昔有殷馮善觀天文，嘗謂「群星聚于潁分，其地必多賢士」。』時雲長在側曰：『某聞管仲、樂毅乃春秋、戰國名人，功蓋寰宇；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過？』徽笑曰：『以吾觀之，不當比此二人；我欲另以二人比之。』雲長問：『那二人？』徽曰：『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。』衆皆愕然。徽下階相辭欲行，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門仰天大笑曰：『卧龍雖得其主，不得其時，惜哉！』言罷，飄然而去。玄德嘆曰：『真隱居賢士也！』

次日，玄德同關、張并從人等來隆中。遙望山畔數人，荷鋤耕于田間，而作歌曰：

蒼天如圓蓋，陸地似棋局。世人黑白分，往來爭榮辱。
榮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陽有隱居，高眠卧不足！

玄德聞歌，勒馬喚農夫問曰：『此歌何人所作？』答曰：『乃卧龍先生所作也。』玄德曰：『卧龍先生住何處？』農夫曰：『自此山之南，一帶高岡，乃卧龍岡也。岡前疏林內茅廬中，即諸葛先生高卧之地。』玄德謝之，策馬前行。不數里，遙望卧龍岡，果然清景異常。后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卧龍居處。詩曰：

襄陽城西二十里，一帶高岡枕流水；高岡屈曲壓雲根，

流水潺湲飛石髓；勢若困龍石上蟠，形如單鳳松陰里；
柴門半掩閉茅廬，中有高人卧不起。修竹交加列翠屏，
四時籬落野花馨；床頭堆積皆黃卷，座上往來無白丁；
叩戶蒼猿時獻果，守門老鶴夜聽經；囊里名琴藏古錦，
壁間寶劍挂七星。廬中先生獨幽雅，閑來親自勤耕稼；
專待春雷驚夢回，一聲長嘯安天下。

玄德來到莊前，下馬親叩柴門，一童出問。玄德曰：『漢左將軍、宜城亭侯、
領豫州牧、皇叔劉備，特來拜見先生。』童子曰：『我記不得許多名字。』玄德曰：『
你只說劉備來訪。』童子曰：『先生今早少出。』玄德曰：『何處去了？』童子曰：『
踪迹不定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』玄德曰：『幾時歸？』童子曰：『歸期亦不定，或三
五日，或十數日。』玄德惆悵不已。張飛曰：『既不見，自歸去罷了。』玄德曰：『
且待片時。』雲長曰：『不如且歸，再使人來探聽。』玄德從其言，囑付童子：『如
先生回，可言劉備拜訪。』

遂上馬，行數里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；地
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鶴相親，松篁交翠：觀之不已。忽見一人，容貌軒
昂，豐姿俊爽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。玄德曰：『此必

卧龍先生也！」急下馬向前施禮，問曰：「先生非卧龍否？」某人曰：「將軍是誰？」玄德曰：「劉備也。」某人曰：「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：博陵崔州平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久聞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乞即席地權坐，請教一言。」二人對坐于林間石上，關、張侍立于側。州平曰：「將軍何故欲見孔明？」玄德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四方雲擾，欲見孔明，求安邦定國之策耳。」州平笑曰：「公以定亂爲主，雖是仁心，但自古以來，治亂無常。自高祖斬蛇起義，誅無道秦，是由亂而入治也；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；太平日久，王莽篡逆，又由治而入亂；光武中興，重整基業，復由亂而入治；至今二百年，民安已久，故干戈又復四起，此正由治入亂之時，未可猝定也。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，補綴乾坤，恐不易爲，徒費心力耳。豈不聞「順天者逸，逆天者勞」、「數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奪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強之」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先生所言，誠爲高見，但備身爲漢胄，合當匡扶漢室，何敢委之數與命？」州平曰：「山野之夫，不足與論天下事，適承明問，故妄言之。」玄德曰：「蒙先生見教。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？」州平曰：「吾亦欲訪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」玄德曰：「請先生同至敝縣，若何？」州平曰：「愚性頗樂閑散，無意功名久矣；容他日再見。」言訖，長揖而去。玄德與關、張上馬而行。張飛曰：「孔明又訪不着，却遇此腐儒，閑談許久！」玄德曰：「此亦隱者之言也。」

三人回至新野，過了數日，玄德使人探聽孔明。回報曰：「卧龍先生已回矣。」

玄德便教備馬。張飛曰：『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，可使人喚來便了。』玄德叱曰：『汝豈不聞孟子雲：「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」孔明當世大賢，豈可召乎！』遂上馬再往訪孔明。關、張亦乘馬相隨。時值隆冬，天氣嚴寒，彤雲密布。行無數里，忽然朔風凜凜，瑞雪霏霏，山如玉簇，林似銀妝。張飛曰：『天寒地凍，尚不用兵，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！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。』玄德曰：『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。如弟輩怕冷，可先回去。』飛曰：『死且不怕，豈怕冷乎！但恐哥哥空勞神思。』玄德曰：『勿多言，只相隨同去。』將近茅廬，忽聞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。玄德立馬聽之。其歌曰：

壯士功名尚未成，嗚呼久不遇陽春！君不見：東海老叟辭荆榛，後車遂與文王親；八百諸侯不期會，白魚入舟涉孟津；牧野一戰血流杵，鷹揚偉烈冠武臣？又不見：高陽酒徒起草中，長揖芒碭『隆準公』；高談王霸驚人耳，輟洗延坐欽英風；東下齊城七十二，天下無人能繼踪。二人功迹尚如此，至今誰肯論英雄？

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。其歌曰：

吾皇提劍清寰海，創業垂基四百載。桓靈季業火德衰，奸臣賊子調鼎鼎。青蛇飛下御座傍，又見妖虹降玉堂。群盜四方如蟻聚，奸雄百輩皆鷹

揚。吾儕長嘯空拍手，悶來村店飲村酒。獨善其身盡日安，何須千古名不朽！

二人歌罷，撫掌大笑。玄德曰：『卧龍其在此間乎？』遂下馬入店。見二人憑桌對飲，上首者白面長須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玄德揖而問曰：『二公誰是卧龍先生？』長須者曰：『公何人？欲尋卧龍何干？』玄德曰：『某乃劉備也。欲訪先生，求濟世安民之術。』長須者曰：『我等非卧龍，皆卧龍之友也；吾乃潁川石廣元，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』玄德喜曰：『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。今有隨行馬匹在此，敢請二公同往卧龍莊上一談。』廣元曰：『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，不省治國安民之事，不勞下問。明公請自上馬，尋訪卧龍。』

玄德乃辭二人，上馬投卧龍岡來。到莊前下馬，扣門問童子曰：『先生今日在莊否？』童子曰：『現在堂上讀書。』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門，只見門上大書一聯雲：『淡泊以明志，寧靜而致遠。』玄德正看間，忽聞吟咏之聲，乃立于門側窺之，見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擁爐抱膝，歌曰：

鳳翱翔于千仞兮，非梧不栖；士伏處于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樂躬耕于隴畝兮，吾愛吾廬；聊寄傲于琴書兮，以待天時。

玄德待其歌罷，上草堂施禮曰：『備久慕先生，無緣拜會。昨因徐元直稱薦，敬至仙莊，不遇空回。今特冒風雪而來。得瞻道貌，實爲萬幸！』那少年慌忙答禮曰：『將軍莫非劉豫州，欲見家兄否？』玄德驚訝曰：『先生又非卧龍耶？』少年曰：『某乃卧龍之弟諸葛均也。愚兄弟三人：長兄諸葛瑾，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；孔明乃二家兄。』玄德曰：『卧龍今在家否？』均曰：『昨爲崔州平相約，出外閑游去矣。』玄德曰：『何處閑游？』均曰：『或駕小舟游于江湖之中，或訪僧道于山嶺之上，或尋朋友于村落之間，或樂琴棋于洞府之內：往來莫測，不知去所。』玄德曰：『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，兩番不遇大賢！』均曰：『少坐獻茶。』張飛曰：『那先生既不在，請哥哥上馬。』玄德曰：『我既到此間，如何無一語而回？』因問諸葛均曰：『聞令兄卧龍先生熟諳韜略，日看兵書，可得聞乎？』均曰：『不知。』張飛曰：『問他則甚！風雪甚緊，不如早歸。』玄德叱止之。均曰：『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車騎；容日却來回禮。』玄德曰：『豈敢望先生枉駕。數日之后，備當再至。願借紙筆作一書，留達令兄，以表劉備殷勤之意。』均遂進文房四寶。玄德呵開凍筆，拂展雲箋，寫書曰：

備久慕高名，兩次晉謁，不遇空回，惆悵何似！竊念備漢朝苗裔，濫叨名爵，伏睹朝廷陵替，綱紀崩摧，群雄亂國，惡黨欺君，備心膽俱裂。雖有匡濟之誠，實乏經綸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義，慨然展呂望之大才，

施子房子鴻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達，再容齋戒薰沐，特拜尊顏，面傾鄙悃。統希鑒原。

玄德寫罷，遞與諸葛均收了，拜辭出門，均送出，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。方上馬欲行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，叫曰：『老先生來也。』玄德視之，見小橋之西，一人暖帽遮頭，狐裘蔽體，騎着一驢，后隨一青衣小童，携一葫蘆酒，踏雪而來；轉過小橋，口吟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一夜北風寒，萬里彤雲厚。長空雪亂飄，改盡江山舊。

仰面觀太虛，疑是玉龍斗；紛紛鱗甲飛，頃刻遍宇宙。

騎驢過小橋，獨嘆梅花瘦！

玄德聞歌曰：『此真卧龍矣！』滾鞍下馬，向前施禮曰：『先生冒寒不易！劉備等候久矣！』那人慌忙下驢答禮。諸葛均在后曰：『此非卧龍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。』玄德曰：『適間所吟之句，極其高妙。』承彥曰：『老夫在小婿家觀《梁父吟》，記得這一篇；適過小橋，偶見籬落間梅花，故感而誦之。不期爲尊客所聞。』玄德曰：『曾見令婿否？』承彥曰：『便是老夫也來看他。』玄德聞言，辭別承彥，上馬而歸。正值風雪又大，回望卧龍岡，悵悵不已。后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

訪孔明。詩曰：

一天風雪訪賢良，不遇空回意感傷。
凍合溪橋山石滑，寒侵鞍馬路途長。
當頭片片梨花落，撲面紛紛柳絮狂。

回首停鞭遥望處，爛銀堆滿卧龍岡。

玄德回新野之后，光陰荏苒，又早新春。乃令卜者揲蓍，選擇吉期，齋戒三日，薰沐更衣，再往卧龍岡謁孔明。關、張聞之不悅，遂一齊入諫玄德。正是：高賢未服英雄志，屈節偏生杰士疑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下文便曉。

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

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，欲再往訪之。關公曰：『兄長兩次親往拜謁，其禮太過矣。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，故避而不敢見。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！』玄德曰：『不然。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況吾欲見大賢耶？』張飛曰：『哥哥差矣。量此村夫，何足爲大賢！今番不須哥哥去；他如不來，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！』玄德叱曰：『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？文王且如此敬賢，汝何太無禮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與雲長去。』飛曰：『既兩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后！』玄德曰：『汝若同往，不可失禮。』飛應諾。

于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。離草廬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馬步行，正遇諸葛均。玄德忙施禮，問曰：『令兄在莊否？』均曰：『昨暮方歸。將軍今日可與相見。』言罷，飄然自去。玄德曰：『今番侥幸得見先生矣！』張飛曰：『此人無禮！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，何故意自去了！』玄德曰：『彼各有事，豈可相強。』三人來到莊前叩門，童子開門出問。玄德曰：『有勞仙童轉報：劉備專來拜見先生。』童子曰：『今日先生雖在家，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。』玄德曰：『既如此，且休通報。』分付關、張二人，只在門首等着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見先生仰卧于草堂幾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階下。半晌，先生未醒。關、張在外立久，不見動靜，入見玄德猶然侍立。張飛

大怒，謂雲長曰：『這先生如何傲慢！見我哥哥侍立階下，他竟高卧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』雲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望堂上時，見先生翻身將起，忽又朝里壁睡着。童子欲報。玄德曰：『且勿驚動。』又立了一個時辰，孔明才醒，口吟詩曰：

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

孔明吟罷，翻身問童子曰：『有俗客來否？』童子曰：『劉皇叔在此，立候多時。』孔明乃起身曰：『何不早報！尚容更衣。』遂轉入后堂。又半晌，方整衣冠出迎。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玄德下拜曰：『漢室末胄、涿郡愚夫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昨兩次晉謁，不得一見，已書賤名于文幾，未審得入覽否？』孔明曰：『南陽野人，疏懶性成，屢蒙將軍枉臨，不勝愧赧。』二人叙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童子獻茶。茶罷，孔明曰：『昨觀書意，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；但恨亮年幼才疏，有誤下問。』玄德曰：『司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語，豈虛談哉？望先生不弃鄙賤，曲賜教誨。』孔明曰：『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談天下事？二公謬舉矣。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？』玄德曰：『大丈夫抱經世奇才，豈可空老于林泉之下？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，開備愚魯而賜教。』孔明笑曰：『願聞將軍之志。』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『漢室傾頽，奸臣竊命，備不量力，欲伸大義于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迄無所

就。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，實爲萬幸！』孔明曰：『自董卓造逆以來，天下豪杰并起。曹操勢不及袁紹，而竟能克紹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；是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；今劉璋暗弱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于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彝、越，外結孫權，內修政理；待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大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。惟將軍圖之。』言罷，命童子取出畫一軸，挂于中堂，指謂玄德曰：『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。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占天時，南讓孫權占地利，將軍可占人和。先取荊州爲家，后即取西川建基業，以成鼎足之勢，然后可圖中原也。』玄德聞言，避席拱手謝曰：『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使備如撥雲霧而睹青天。但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』孔明曰：『亮夜觀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；劉璋非立業之主，久后必歸將軍。』玄德聞言，頓首拜謝。只這一席話，乃孔明未出茅廬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萬古之人不及也！后人有詩贊曰：

『豫州』當日嘆孤窮，何幸南陽有卧龍！

欲識他年分鼎處，先生笑指畫圖中。

玄德拜請孔明曰：『備雖名微德薄，願先生不弃鄙賤，出山相助。備當拱聽明誨。』孔明曰：『亮久樂耕鋤，懶于應世，不能奉命。』玄德泣曰：『先生不出，如蒼生何！』言畢，泪沾袍袖，衣襟盡濕。孔明見其意甚誠，乃曰：『將軍既不相弃，願效犬馬之勞。』玄德大喜，遂命關、張入拜，獻金帛禮物。孔明固辭不受。玄德曰：『此非聘大賢之禮，但表劉備寸心耳。』孔明方受。于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。次日，諸葛均回，孔明囑付曰：『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于此，勿得荒蕪田畝。待我功成之日，即當歸隱。』后人有詩嘆曰：

身未升騰思退步，功成應憶去時言。

只因先主丁寧后，星落秋風五丈原。

又有古風一篇曰：

高皇手提三尺雪，芒碭白蛇夜流血；
平秦滅楚入咸陽，二百年前幾斷絕。
大哉光武興洛陽，傳至桓靈又崩裂；
獻帝遷都幸許昌，紛紛四海生豪杰。
曹操專權得天時，

江東孫氏開鴻業；孤窮玄德走天下，獨居新野愁民厄。

南陽卧龍有大志，腹內雄兵分正奇；只因徐庶臨行語，

茅廬三顧心相知。先生爾時年三九，收拾琴書離隴畝；

先取荊州后取川，大展經綸補天手；縱橫舌上鼓風雷，

談笑胸中換星斗，龍驤虎視安乾坤，萬古千秋名不朽！

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，與孔明同歸新野。玄德待孔明如師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，終日共論天下之事。孔明曰：『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，必有侵江南之意。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。』玄德從之，使人往江東探聽。

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后，據住江東，承父兄基業，廣納賢士，開賓館于吳會，命顧雍、張紘延接四方賓客。連年以來，你我相薦。時有會稽闞澤，字德潤；彭城嚴峻。字曼才；沛縣薛綜，字敬文；汝陽程秉，字德樞；吳郡朱桓，字休穆；陸績，字公紀；吳人張溫，字惠恕；烏傷駱統，字公績；烏程吾粲，字孔休；此數人皆至江東，孫權敬禮甚厚。又得良將數人：乃汝南呂蒙，字子明；吳郡陸遜，字伯言；琅琊徐盛，字文向；東郡潘璋，字文珪；廬江丁奉，字承淵。文武諸人，共相輔佐，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。

建安七年，曹操破袁紹，遣使往江東，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。權猶豫未決。吳

太夫人命周瑜、張昭等面議。張昭曰：『操欲令我遣子入朝，是牽制諸侯之法也。然若不令去，恐其興兵下江東，勢必危矣。』周瑜曰：『將軍承父兄遺業，兼六郡之衆，兵精糧足，將士用命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質于人？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連和；彼有命召，不得不往；如此，則見制于人也。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，別以良策御之。』吳太夫人曰：『公瑾之言是也。』權遂從其言，謝使者，不遣子。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。但正值北方未寧，無暇南征。

建安八年十一月，孫權引兵伐黃祖，戰于大江之中。祖軍敗績。權部將凌操，輕舟當先，殺入夏口，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。凌操子凌統，時年方十五歲，奮力往奪父尸而歸。權見風色不利，收軍還東吳。

却說孫權弟孫翊爲丹陽太守。翊性剛好酒，醉后嘗鞭撻士卒。丹陽督將媽覽、郡丞戴員二人，常有殺翊之心，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爲心腹，共謀殺翊。時諸將縣令，皆集丹陽。翊設宴相待。翊妻徐氏美而慧，極善卜《易》；是日卜一卦，其象大凶，勸翊勿出會客。翊不從，遂與衆大會。至晚席散，邊洪帶刀跟出門外，即抽刀砍死孫翊。媽覽、戴員乃歸罪邊洪，斬之于市。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。媽覽見徐氏美貌，乃謂之曰：『吾爲汝夫報仇，汝當從我；不從則死。』徐氏曰：『夫死未幾，不忍便相從；可待至晦日，設祭除服，然后成親未遲。』覽從之。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、傅嬰二人入府，泣告曰：『先夫在日，常言二公忠義。今媽、戴二賊，